

## 曾公毖編鐘銘文考釋及格式問題研究\*

黃庭頌\*\*

(收稿日期：109年10月12日；接受刊登日期：110年4月30日)

### 提要

本文主要對2019年出土的曾公毖鐘進行銘文考釋及格式研究，相關研究成果有三：首先，在前賢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對部分銘文進行新釋讀，包括對「呼【命尹】厥命皇且（祖），建于南土」重新斷句，對「所（鎮）應京社」、「余無謗（傍）受」、「隸（肆）余行辟卹」、「（錚）徹）我土疆」等銘文提出新的訓詁，也對如「小心有德」、「適裏多福」、「有慶有成」、「終蘇且鳴」、「永命」等銘辭的流行時期及情況做了細緻爬梳。其次，通過對詞彙運用與主題選材分析，認為曾公毖鐘銘文刻意使用「昔在」、「王客我于康宮」、「呼【命尹】厥命皇且（祖）」或是「永命」等西周用語，並以大量篇幅追述曾國光榮的歷史，說明曾公毖鐘銘文不是單純承襲西周銘文，而是有意的模仿。其三，將曾公毖鐘銘文放入春秋銘文的寫作脈絡，比較時代接近的晉公盞、秦公鐘及秦公罇銘文，發現其敘述口吻或寫作格式更接近時代稍早的晉公盞，推測此類寫作格式在春秋早期至中期可能普遍出現過。最後，再將曾公毖鐘銘文放入曾國銘文脈絡，比較同時期的卞加編鐘及稍晚的曾侯臯鐘，發現其他兩篇銘文的寫作結構與敘述方式更能反映當時春秋流行風尚。由此推知，曾公毖鐘銘文的用字遣詞、寫作格式或敘述口吻存在古典傾向，除了印證作器者的擬古意圖，也為春秋銘文的編寫及表現方式帶來新的思考。

關鍵詞：曾公毖鐘、銘文、青銅器、格式、文本分析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春秋金文書體研究」(109-2410-H-004-168-)之部分成果，特此感謝博霖博士及三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使本文更加精進。惟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一、前言

2019年湖北隨州棗樹林曾國貴族墓地M190出土了曾公𦣻編鐘，共34件。整理小組按照形制、紋飾、銘文內容特徵，將編鐘分為五組，包括鑄鐘一組4件；紐鐘兩組共13件，其中一組4件，另一組9件；甬鐘兩組共17件，其中一組8件，一組9件。銘文可分兩類：紐鐘為一類，內容較簡單；鑄鐘及甬鐘則為另一類，銘文較長，鑄鐘單獨成篇，甬鐘則連讀成篇。後一類銘文內容涉及曾國始封、曾國疆域等問題，甚至可以跟曾侯臯編鐘、嬭加編鐘銘文相互印證，<sup>1</sup>是具有重大研究價值的出土材料。

曾公𦣻編鐘的問世引發學界極大關注。根據考古報告所示，M190出土的銅鼎飾垂鱗紋、變形竊曲紋，銅壺呈蓮花狀蓋，顯示出了春秋中期偏早的風格。<sup>2</sup>春秋中期雖然周楚勢力呈現此消彼長之勢，但根據《左傳》亦遲至魯僖公十六年（644B.C.）「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這一役才正式「翻轉」曾、周、楚之關係，此後楚文化方逐漸成為影響曾國的主要因素。因此，曾公𦣻編鐘作為春秋中期少見的長篇銘文，除了填補了春秋中期不見曾侯文物的空白，<sup>3</sup>也為我們認識曾國歷史的關鍵時刻提供重要證據。是故自郭長江等人於2020年1月發表〈曾公𦣻編鐘銘文初步釋讀〉後（以下簡稱〈初步釋讀〉），旋即得到蔣文的撰文回應，<sup>4</sup>並對銘文內容及考釋做進一步探究。目前曾公𦣻鐘銘文的相關解讀與研究可謂剛剛展開，整理小組雖提出了初步釋讀，也有學者發表不同見解，但釋文仍有未盡人意之處，許多疑難字詞及歷史內容尚待進一步探討，故本文擬先就曾公𦣻編鐘進行銘文釋讀。

其次，由於本銘開頭對南公伯适的頌揚，中段對曾國歷史的敘事以及末段嘏辭的運用，皆與習見的春秋中晚期銘文略有不同，可與春秋時代的晉公墓、秦公鐘等銘文相互參照，且「昔在」、「康宮」、「陟降」等詞彙，過往僅見於西周銘文，此次首見於春秋金文，很有深入探究之必要。因此，本文擬將曾公𦣻編鐘銘文與其他春秋銘文進行對勘，並針對其篇章格式及詞彙進行相關探討。希冀通過本文的分析，能對曾公𦣻鐘銘文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一己之得，不揣簡陋，就教各位方家。

<sup>1</sup> 郭長江、凡國棟、陳虎、李曉揚：〈曾公𦣻編鐘銘文初步釋讀〉，《江漢考古》第166期（2020年1月），頁3。

<sup>2</sup>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隨州市博物館、曾都區考古隊：〈湖北隨州市棗樹林春秋貴族墓地〉，《考古》2020年第7期（2020年7月），頁87。

<sup>3</sup> 隨州市博物館、曾都區考古隊：〈湖北隨州棗樹林墓地2019年發掘收穫〉，《江漢考古》第162期（2019年3月），頁7。

<sup>4</sup> 蔣文：〈說曾公𦣻編鐘銘文的「駿聲有聞」〉，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0年5月2日發佈）。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559>（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7）。

## 二、曾公暉編鐘銘文初步釋讀

為方便討論，本文先抄錄曾公暉編鐘全銘釋文，：

隹（唯）王五月吉日丁亥，曾公暉曰：昔在辟不（丕）顯高且（祖），克述（仇）匹周之文（？）武。涕（淑淑）白（伯）舌（适），小心有德，召事一（上？）帝，適衷多福，左右有周，神其鏗（聽）。受是不（丕）恣（寧），不（丕）顯其禱（霽），甫（甫）匄辰（祗）敬。王客（格）我于康宮，乎（呼）【命尹】厥命皇且（祖），建于南土，敞蔡南門，所（鎮）應亳<sup>5</sup>社，屏於漢東。【南】方無疆，討政（征）淮夷，至于繁湯（陽）。曰：邵（昭）王南行，豫命于曾，咸成我事，左右有周，易（錫）之甬鉞，用政南方。南公之刺（烈），駿聖（聲）有聞，陟降上下，保執子孫。曰：烏虜！憂（憂）舍（余）乳（孺）小子，余無謗（傍）受，隸（肆）余行辟（以）卹，卑（俾）辟（以）千休（世），顙天孔惠，文武之福，有成有慶，福彙（祿）日至，徹我土疆，擇其吉金喬（鑄）鑄（鋁），自作秣罇宗彝。既衷（淑）既平，冬（終）秣且鳴，台（以）言（享）于其皇且（祖）南公，至于趨（桓）莊，以祈永命，費（眉）壽無疆，永保用言。

以下對鐘銘逐句進行考釋：

（一）隹（唯）王五月吉日丁亥，曾公暉曰：

「五」不同於一般「」形，無論鐘罇均作「」形。此種不封筆畫的形體與「五」的初文相同，<sup>6</sup>也見於傳鈔古文，如《說文》古文、石經或汗簡均收錄「」形，然未見金文做此形，推測應非書寫者有意的復古，而較有可能是時代風尚影響或鑄工失誤所致。

<sup>5</sup> 此字〈初步釋讀〉原釋為「京」，然簡帛論壇已有學者如 ee（單育辰）、陳民鎮等人改釋為「亳」，觀其字形與甲金文之「亳」相類，可從。相關意見參簡帛網網站：「曾公『田+求』編鐘初讀」（2020年4月29日）。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4>（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7）。

<sup>6</sup> 于省吾認為五的最初形體為「」，方稚松認為其後有可能繁化為「」形，也有可能是「」直接假借為「五」。無論如何，甲骨文所見之「五」多作「」形，故于省吾所謂初文與本銘時代間隔久遠，恐非書寫者刻意復古所致。參見方稚松：〈釋甲骨文中的「五」及相關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1本第1分（2020年3月），頁12。

(二) 昔在辟不(丕)顯高且(祖)，克速(仇)匹周之文(?)武。

句首「昔在」表追述語氣。過往銘文僅見於何尊(集成 6014)「曰：昔在爾考公室」，傳世文獻則見於《逸周書·祭公解》「昔在先王」、《詩·商頌·長發》「昔在中葉」、《尚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等。說明此詞出現時代頗早，由來較久。

「辟不(丕)顯高且(祖)」句式，可與兩周之際戎生編鐘(銘圖 15239-15246)「辟皇祖憲公」相互參照，表示我偉大的高祖。此處之「高祖」當如田成方所言，即指下文之伯适，乃曾國、曾人之始祖。<sup>7</sup>

「克速匹周之文武」，〈初步釋讀〉隸定為「速匹」，當依陳劍所釋改為「速匹」。<sup>8</sup>「文」字無論鐘鐃均作「𠄎」形，上部明顯缺失，故〈初步釋讀〉以「文(?)」表示，並指出「武上一字似『文』非『文』，按之金文辭例，捨『文』字又似無別的更好解釋。銘文後面提到「文武」時『文』字可能是鑄造過程出現了問題，姑釋為『文』。」其說可從。西周單伯吳生鐘有「速匹先王」、速盤亦見「克速匹成王」等詞，故此處云「速匹周之文武」甚切合「速匹」構成之句式。又以「文武」合稱周文王、武王多見於西周金文，故此字雖與習見「文」形落差甚大，但捨「文」之釋則難以通讀。

此外，本處特別強調「周之文武」，與部分楚簡以「周武王」、「周文王」區別「楚之文武」的立場近似，而此用詞的特殊之處，或反映春秋中期曾、周、楚關係的微妙變化。<sup>9</sup>

(三) 沛 = (淑淑) 白(伯)舌(适)，小心有德

此處首見金文「淑淑」重疊構詞，其餘文例「淑」多單用，而古書則有「淑淑」，如《荀子·賦》「昏昏淑淑」、《大戴禮記·四代》「淑淑然」，此處則表示伯适的美善。

「小心有德」，「小心」一詞過去金文僅見春秋晚期的叔尸鐘(集成 272-285)「小心畏忌」。而傳世文獻除「小心畏忌」外，尚有《詩·大雅·大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詩·大雅·蒸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詩·小雅·小宛》「惴惴小心，如臨於谷」，說明「小心」一詞應有較久遠的源頭。「小心有德」的結構類似楚公逆鐘(集成 106)「萬年有壽」、秦公鐘(集成 270)「高引有慶」，可能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開始流行的結構。總體而言，「小心有德」的文意不難理解，且反映了春秋金文時代風尚。

<sup>7</sup> 田成方：〈曾公暉鐘銘初讀〉，《江漢考古》第 169 期(2020 年 8 月)，頁 114。

<sup>8</sup> 陳劍：〈據郭店楚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 年)，頁 21-38。

<sup>9</sup> 據聞政大中文系古育安教授亦曾於「尚書」課堂提出相同看法，特此說明。

#### (四) 召事一(上)帝，適裏多福

「召事一(上)帝，適裏多福」除可直接與《詩·大雅·大明》「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對讀外，「多福」一詞過往僅見於西周或春秋早期的青銅器，未見於春秋晚期，而本銘出現「多福」說明此詞至少沿用至春秋中期。

#### (五) 左右有周，𠄎神其鏗(聽)，受是不(丕)宥(寧)

兩周金文「左右」後多接明確的受事對象，如師寰簋(集成 4313)「左右虎臣」、師虎簋(集成 4316)「左右戲繁荊」、師旅簋(集成 4279)「左右師氏」、同簋(集成 4271)「左右吳大父」、叔尸鐘(集成 285)「左右余一人」等。雖可理解「左右有周」乃指伯适輔佐周王室，然「左右」後接「有周」卻是金文較少見的用例。

𠄎神其鏗，𠄎字不明，待考。然揆諸文意，頗疑「鏗」似可讀為「聽」，與《詩·小雅·小明》「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相類，意即供職正直為神明所聽，可因此求得大福。

宥，从穴从心，〈初步釋讀〉言「或是宥字省寫」。兩周金文「宥」字雖未从穴，然清華簡〈皇門〉作形，上方明顯从穴，僅省皿形。受是不宥，或可與國差簋「齊邦肅靜安宥」、豳公盨「永孚于宥」參照，指受到大大的安寧。故本文認為此句應指伯适左右有周之功績，連神明也聽到，故受到大大的安寧。

#### (六) 不(丕)顯其樞(霽)，甫(匍)匍辰(祇)敬

樞，从木从霽。金文未見，〈初步釋讀〉疑為「霽」繁寫，表示美善。此處指伯适大大的美善，或可與邾公鉞鐘(集成 102)「揚君霽」相互參照。

甫匍，〈初步釋讀〉釋「匍匍」可從。此為一組連綿詞，金文此前未見連用者，僅見牧簋(集成 4343)「匍厥臯(罪)厥故(辜)」，匍訓為服。先秦古書則數見匍匍，如《國語·吳語》「孤日夜相繼，匍匍就君」，即以匍匍爬行形容吳王欲重振周姬之心。這裡則以「匍匍」形容伯适的恭敬態度。

#### (七) 王客(格)我于康宮，乎(呼)【命尹】厥命皇且(祖)，建于南土

〈初步釋讀〉原將本句斷為「王客我于康宮，乎厥命，皇祖建于南土」，田成方從之。

然考慮到甬鐘B組作「乎命尹」，若按冊命文例如：伊簋（集成 4287）「王乎命尹冊命伊」、利鼎（集成 2804）「王乎作命內史冊命利」或師晨鼎（集成 2817）「王乎作冊尹冊命師晨」，此處較好的斷句應是「呼【命尹】厥命皇且（祖），建于南土」，不僅合於文例且押魚部韻。<sup>10</sup>

至於「王客我于康宮」，〈初步釋讀〉讀為「格」，訓為「來」。然兩周金文「客」通「格」見於西周的衛簋（集成 4209）「王客于康宮」、師遽簋（集成 4214）「客新宮」，唯此「客」均訓「至」，表示抵達。

田成方則讀「客」為「告」，釋為「誥」。<sup>11</sup>田說乃據何尊（集成 6014）「王誥宗小子于京室」所釋，文句結構與本銘相同，然「客」為見母魚部字，「告」為見母幽部字，<sup>12</sup>出土文獻雖偶有魚幽二部相通之例，但目前所見金文、簡帛、傳世文獻中的「客」均不見與非从「各」之字相通。此外相關文獻證據有兩條，分別為《尚書·高宗彤日》「惟先格王」及《上博五·鮑叔牙》「昔先君客王」，後者陳劍通假為「先君格王」。<sup>13</sup>〈高宗彤日〉的「格王」如何解釋古今異說甚多，有釋寬暇、釋告、釋至、釋正等說，<sup>14</sup>但考慮到《上博五·鮑叔牙》「昔先君客王」後文接「天不見害，地不生孽，則訓諸鬼神」可知，釋「告」說並非最合適之選擇，由此可知，「客」釋「告」或「誥」仍未有安之處。

揆諸前後文，本文較傾向此為書手不熟悉冊命銘文文例所致，雖字句頗有扞格，仍按冊命文例理解較適宜。最後，此句之「我」當如田成方所言即「皇祖」，<sup>15</sup>乃是後代子孫追述曾之先祖於康王廟受周王冊命的歷史追述。

#### （八）敝（蔽）蔡南門，所（鎮）應亳社，屏於漢東

所應亳社，〈初步釋讀〉依陳劍〈說慎〉將「𠄎（所）」破讀為「誓」，表盟誓。田成方則訓為「慎」，表守衛、庇護。<sup>16</sup>然仔細閱讀不難發現，陳文將金文「𠄎」部件改釋為「質」的聲符「所」，就是因為過往釋「誓」的古音無法與古書的「慎」字相通，<sup>17</sup>因此〈初步釋讀〉又破讀回「誓」，實不可信。由於金文从「所」形的字多能對讀古書的「慎」，

<sup>10</sup> 此意見蒙謝博霖博士提示，特致謝忱。

<sup>11</sup> 田成方：〈曾公暉鐘銘初讀〉，頁 115。

<sup>12</sup> 本文採用李芳桂的上古音系統，另，董同龢、周法高認為「客」為鐸部字。

<sup>13</sup> 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169。

<sup>14</sup> 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20 年），頁 1001-1003。

<sup>15</sup> 田成方：〈曾公暉鐘銘初讀〉，頁 115。

<sup>16</sup> 田成方：〈曾公暉鐘銘初讀〉，頁 115。

<sup>17</sup> 陳劍：〈說慎〉，《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 年），頁 40。

故田成方釋此字為「慎」有一定理據。然如其引王百川所認為「所」應與「蔽」意近，但無論金文的「慎厥德」還是《左傳》「慎閉藏」、「慎其四竟」，多是表謹慎，未有守衛之意。

本文認為或可從另一角度考慮，陳劍〈說慎〉一文提及出土文獻中尚有另一字形「𠄎」可與古書「慎」字對讀，此字从火日聲。陳劍指出兩周金文中邾公華鐘、叔弓罇、鐘、郭店簡的「𠄎」字，讀為「慎」；從「𠄎」的異體「𠄎」得聲的「𠄎」在秦公簋、秦公罇中讀為「鎮」。「日」也是質部字。𠄎和慎、𠄎和鎮與質、愆、𠄎和慎的音韻關係可以類比。<sup>18</sup>既然𠄎與从所之字皆可表古書的「慎」，而「𠄎」在秦公簋、罇又能讀為「鎮」，則「所」與「鎮」聲音相通，應無疑義。而「鎮」本有鎮輔、安定之意，秦公簋、罇言「鎮靜不廷」，而此處「鎮應亳社」則指曾國鎮輔應國亳社，其語意更可與「蔽蔡南門」相呼應。<sup>19</sup>

屏于漢東，〈初步釋讀〉原釋為「適于漢東」，<sup>20</sup>田成方從之。<sup>21</sup>今陳斯鵬已據曾侯乙編磬、包山楚簡及九店楚簡字例改釋為「屏」，其說可從，<sup>22</sup>當指曾國為周王室在漢東之地的屏衛。

#### （九）【南】方無疆，討政（征）淮夷，至于繁湯（陽）。

南方無疆，〈初步釋讀〉將此句翻譯為「南方原本是沒有疆界的」，文意頗為不辭，此處應指曾國在南方的功業沒有止境。

討征淮夷，〈初步釋讀〉原釋為「涉政淮夷」，後陳斯鵬整理古文字學界關於「涉」與「兆」的研究成果，改讀為「討征淮夷」，<sup>23</sup>其說可從。根據晉姜鼎（集成 2826）、戎生編鐘（銘圖 15239-15246）及曾伯霽簋（集成 4631）銘文記載，兩周之際的晉國和曾國都曾攻打繁陽的淮夷，尤其曾伯霽簋（集成 4631）「克狄淮夷，印燮繁陽，金道錫行」之句表明，這些戰役目的是為了使南方銅礦向北運行的暢通，而經常於淮夷所在的繁陽發生衝突。<sup>24</sup>由此可見，此處當是器主追述曾國參與繁陽之役的光榮歷史。

<sup>18</sup> 陳劍：〈說慎〉，頁 48。

<sup>19</sup> 本文初稿投出後，見朱鳳瀚也發表同樣看法，參朱鳳瀚：〈棗樹林曾侯編鐘與葉家山曾侯墓〉，《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0 年第 11 期（2020 年 11 月），頁 11。另，匿名審查人指出「質應亳社」之意可與《左傳》印證。《左傳》「質」字除作人質解，亦有誠信義。如《左傳·襄公九年》：「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此「質」即作誠信解。又《左傳·襄公三十年》：「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杜預《集解》：「沉珪於河為信也。」二處之「質」皆與神靈有關，語境與「所應亳社」相符，可備一說。

<sup>20</sup> 參見郭長江、凡國棟、陳虎、李曉揚：〈曾公暉編鐘銘文初步釋讀〉，頁 8。

<sup>21</sup> 田成方：〈曾公暉鐘銘初讀〉，頁 115。

<sup>22</sup> 陳斯鵬：〈曾公暉編鐘銘文考釋〉，《中國文字》2020 年夏季號總第 3 期（2020 年 6 月），頁 287-288。

<sup>23</sup> 陳斯鵬：〈曾公暉編鐘銘文考釋〉，頁 289-290。

<sup>24</sup> 朱繼平：《從淮夷族群到編戶齊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124-125。

(十) 曰：邵王南行，豫命于曾，咸成我事，左右有周，易（錫）之甬鉞，用政南方。

金文見「豫命」或「豫令」，指舍命，即發號施令，如蔡侯申鐘（集成 210-211，216-218）「建我邦國，豫令祇祇」。

咸成我事，〈初步釋讀〉認為乃「我事成成」的倒裝，並訓「咸」為都、皆，意為「我的事圓滿完成」。田成方不認同其說，認為「我」乃周昭王自稱；「我事」即昭王的誥命指事，意指曾之皇祖採取諸多措施，全部完成昭王交辦的事物。<sup>25</sup>兩者皆視「咸」為範圍副詞，但對「我事」的理解卻截然有別。

本文認為「咸成我事」一詞應承自西周金文「有成事」、「休有成事」。「咸成我事」的理解涉及「曰」的主語，揆諸文意，此處頗有曾公昧代擬周王「曰」的味道，此段當是追述當年曾國之皇祖全部完成了昭王交辦的命令。而兩周金文中的「我」未必指涉作器者本人或是特定人士，如毛公鼎（集成 2841）「臨保我有周」、兮甲盤（集成 10174）「淮尸舊我帛疇人」或「其唯我諸侯、百姓」、蔡侯申鐘（集成 210-218）「均好大夫，建我邦國」、故此處「我事」之「我」不必特指周昭王。故「我事」應指我周王室之事。

這段銘文是在追述當年昭王南行之時，曾對曾國發號施令，而曾人全部完成了交辦的事物，所以得到周王賞賜象徵權力的青銅鉞，用以主持南方的政事。通過銘文追述，可以更加瞭解曾國在漢東一帶的政治勢力擴張過程。

(十一) 南公之刺（烈），駿聖（聲）有聞，陟降上下，保執子孫

關於「駿聖有聞」的釋讀，〈初步釋讀〉原作「斂（吾）聖有聞」，後蔣文改釋為「駿聲有聞」，並與《詩·大雅·文王有聲》「文王有聲，適駿有聲」對照，本文認為可從。其指出：

『駿聲』作為一個成詞在傳世文獻中出現得偏晚（似首見於《後漢書·鄭孔荀列傳·荀彧》『公業稱豪，駿聲升騰』），但既然春秋中期時基本纂成的《詩經》中已出現了『適駿有聲』這樣的句子，春秋中期前段的曾公昧編鐘銘文使用『駿聲』一詞也毫不奇怪。<sup>26</sup>

<sup>25</sup> 田成方：〈曾公昧鐘銘初讀〉，頁 116。

<sup>26</sup> 蔣文：〈說曾公昧編鐘銘文的「駿聲有聞」〉，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20 年 5 月 2 日發佈）。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559>（最後瀏覽日期：2020.10.17）。

儘管「駿聲」一詞形成時間較晚，然「有聞」除本銘外，見於西周晚期的諫簋（集成 4285）「女某不又（有）聞」，故仍視其為襲用西周的傳統詞彙而來。

「陟降」一詞在金文過去只見於西周中期的癘鐘（集成 247-250）、西周晚期的猷簋（集成 4317）及五祀猷鐘（集成 358），本銘則為春秋時期首見之例。至於傳世文獻方面則主要集中在《詩·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詩·周頌·閔予小子》「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詩·周頌·訪落》「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詩·周頌·敬之》「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等被認為時代較早的詩篇，顯示「陟降」一詞的流行應主要集中在西周時期，而本銘使用「陟降上下」一詞不僅說明「陟降」的使用可能延續到春秋時期，也從其濃厚西周古典韻味中反映器主對其先祖的描述。

保執子孫，金文「執」後未見加「子孫」者，〈初步釋讀〉釋為種植，引伸為保育，可對照之文例僅叔尸鐘（集成 272-285）「俾百斯男而執斯字」。陳斯鵬指出簡帛網論壇有部分學者主張「保執」可讀為「保乂」，然金文「保乂」對象一般為國家、王家，與本銘的對象子孫，似具體語境微有差別。<sup>27</sup>陳說乃從金文用例考慮，然《詩·小雅·南山有臺》已見「保艾爾後」，其意當如本銘「保乂子孫」，似亦無不可。不過，本文認為銘文既已有「執」的直接用法，則逕讀為「保執子孫」即可。

## （十二）曰：烏虘！憂（憂）舍（余）乳（孺）小子，余無謗（傍）受

本句銘文〈初步釋讀〉翻譯為「孺小子我憂心忡忡，我沒有遭受誹謗」，然既無遭受誹謗，何必憂心忡忡。揆諸兩周金文，其可對照之文例為〈毛公鼎〉（集成 2814）「烏虘！趨余小子，囟湛于艱」，此句言懼余小子墮墜沈沒艱難之中。<sup>28</sup>若按此文意推敲，則「余無謗受」應是如「囟湛于艱」，是作器者不願或不喜歡發生的情況，故譯為「我沒有遭受誹謗」顯然不辭。

余無謗受，似應讀為「余無受謗」，「謗」可通假為「傍」，在古書中「傍」有在左右輔佐之意，如《大戴禮記·保傅》「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四賢傍之」。故「余無受傍」指我沒有得到依傍、輔佐。古人對於年幼君主未有耆老輔佐常感擔憂，例如：《清華壹·皇門》「公若曰：『嗚呼，朕寡邑小邦，蔑有耆耆慮事屏朕位，肆朕沖人非敢不用明刑，惟莫開余嘉德之說。』」<sup>29</sup>也是表明周邦初成立，君主年幼而無前輩輔佐之憂慮，與

<sup>27</sup> 陳斯鵬：〈曾公球編鐘銘文考釋〉，頁 291。

<sup>28</sup> 石帥帥：《毛公鼎銘文集釋》（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頁 72-75。

<sup>29</sup> 本處釋文引自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 年），頁 164。

本銘情境相近。

(十三) 隸(肆)余行辟(以)卹，卑(俾)辟(以)千休(世)

這句應該是一個轉折的語氣，敘述曾公卹在此不利情境下仍勤恤政事，而金文中「肆……俾……」應該是一個承接關係。<sup>30</sup>

「隸(肆)余行辟卹」的「隸」當從〈初步釋讀〉讀作「肆」，但應理解為表結果之連詞，其義同「故」，<sup>31</sup>如毛公鼎(集成 2814)「舜勤大命，肆皇天亡昊，臨保我有周」。「辟」字借為「台」，<sup>32</sup>此處當釋「以」，即「余行以卹」。與春秋晚期邾公華鐘(集成 245)「台(以)卹其祭祀盟祀」、叔尸鐘(集成 275)「女(汝)台(以)卹余朕身」可相參照。此處「卹」當理解為謹慎，故本句文意乃上承前文之憂慮，表示其結果為「因此我的行為謹慎」。

至於「𠄎」字不當如〈初步釋讀〉理解為「休」的誤字，理由是「辟」除借為「台」通「以」，一般理解為「我的」，故「千𠄎」當為名詞，而非「休美」之類的形容詞。陳斯鵬據春秋金文「𠄎」字形，主張此字當釋為从人从𠄎的「僕」，即「世」的繁體，<sup>33</sup>其說可從。故「卑辟千世」可讀為「使我的後世子孫」。

(十四) 頤天孔惠，文武之福，有成有慶，福祿(祿)日至，徹我土疆(疆)

頤天孔惠，〈初步釋讀〉作「頤」，但主張隸定為「頤」，讀為「偶」。偶天，古書或作配天，即與天相俾。然其他金文未見「偶天」一詞，陳斯鵬將「頤」分析為从頁帛聲，讀為「溥」。<sup>34</sup>「孔惠」一詞見於春秋早期的邾大宰簠(集成 4623-4624)「余諾𠄎(恭)孔惠」，意指作器者恭敬和順，也見於《詩·小雅·楚茨》「孔惠孔時」，訓為甚順。<sup>35</sup>然揆諸本銘文意，「孔惠」當訓為「廣大的恩惠」，方能與後文「文武之福」並舉。至於「頤天」應是「動詞+名詞」結構，與《詩·小雅·天保》「受天百祿」相似，然「頤」究竟

<sup>30</sup> 此處說解蒙謝博霖博士提示，特致謝忱。

<sup>31</sup> 武振玉：《兩周金文虛詞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0年)，頁243。

<sup>32</sup> 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07。

<sup>33</sup> 陳斯鵬：〈曾公卹編鐘銘文考釋〉，頁290。

<sup>34</sup> 陳斯鵬：〈曾公卹編鐘銘文考釋〉，頁291。

<sup>35</sup>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754。

該訓為何義，尚待研究。無論如何，「頤天孔惠」皆是過去未見的詞彙，可視為春秋時代的新見詞。

「有慶有成」文義明瞭，表示吉慶有功績，而類似詞彙最早見於春秋早期的秦公鐘（集成 270）「高引又慶」，春秋晚期則有蔡侯申鐘（集成 210-218）「休有成慶」與宋右師延敦（銘圖 6074）「永永有慶」。雖組合方式不盡相同，但語意大致無別，本銘「有慶有成」補足春秋中期缺環，說明此種稱頌語是具有強烈春秋時代性的詞彙。

「福祿」一詞，較早見於西周中期諸器，如：或者鐘（集成 2662）：「用妥（綏）馘（福）祿」、史牆盤（集成 10175）：「襄（懷）馘（福）象（祿）」、豳公盃（銘圖 5677）：「復用馘（福）象（祿）」及癸鐘（集成 247-250）：「綽綽、馘（福）象（祿）、屯魯」等，此時多寫作「馘象」，學者多讀「馘」為「祓」，訓為「福」。<sup>36</sup>此外，西周晚期鞶史展壺（集成 9718）有「用迫羸（福）象（祿）」，而春秋早期冶仲考父壺（集成 9708）則寫作「用祀用鄉（饗）多福淥（祿）」。由此可以看出，「馘象」寫法主要出現在西周中期，晚期開始用「羸」、「福」等字，而本銘寫作「福象」應亦承此系統而來。

「𠄎」字〈初步釋讀〉未釋，但舉一說為「復」字之訛。其推論「復」之理據，除曾侯臚鐘有「改復曾疆」句外，可能也與散氏盤（集成 10176）的𠄎字形有關。「復」字原有𠄎形，後右下「又」形訛變為「止」形。然曾侯臚鐘言「改復曾疆」乃與歷史情境有關，似不宜直接類比本銘。

筆者頗疑「𠄎」或為「徹」字的變形，然金文「徹」作「𠄎」形，兩者字形相距甚遠。傳鈔古文「徹」字有「𠄎」及「𠄎」兩形，說明中間部件「鬲」也有可能訛變為「鬲」形，而左旁部件「彳」本可與「辵」相通，唯「又」或「支」形看似與銘文距離甚遠，但考慮到「復」字存在「又」形訛成「止」形的現象，不排除銘文「𠄎」字的右下也是「又」形的訛變。「徹我土疆」可與《詩·大雅·江漢》「徹我疆土」對照，「徹」訓治，意即治理我曾國的疆土。

#### （十五）擇其吉金喬（鑄）鑄（鋁），自作蘇罇宗彝。

春秋金文多見「吉金喬（鑄）鑄（鋁）」的類似詞彙，但形式不盡相同，較常見者為「鑄鋁」的組合。本銘「吉金+喬（鑄）鑄（鋁）」的組合在春秋較少見，似化用自西周晚期伯公父簠（集成 4628）「擇之金，佳鑄佳盧（鋁），其金孔吉」之句。春秋早期曾伯鞶簠（集成 4631）亦見「余擇其吉金黃鑄（鋁）」之句，而春秋晚期僕兒鐘（集成 183）亦

<sup>36</sup> 裘錫圭：〈癸公盃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 160。

有「吉金鑄鉛」的說法。關於「喬（鑄）」的具體意義學者有不同看法，黃錫全認為是鉛錫，<sup>37</sup>董珊認為有「白」義，<sup>38</sup>謝明文則認為是一種金屬。<sup>39</sup>本文同意謝明文看法，認為無論是「鑄鉛」、「喬（鑄）鑄（鉛）」、「鑄鉛」的稱呼，都是泛指銅合金，是春秋時代流行用以稱呼金屬原料的詞彙。

#### （十六）既衷（淑）既平，冬（終）穌且鳴

「終穌且鳴」是較特別的組合，在春秋金文中常見「終翰且揚，元鳴孔皇」，唯春秋早期楚大師登鐘（銘圖 15511-15519）見「穌鳴且皇」一詞可參照，而本銘作「終穌且鳴」應是為了與「慶」、「平」、「命」等字諧韻。此外，「終某且某」之句式多見於《詩經》，清儒王引之已指出「終，既也。」<sup>40</sup>故「終翰且揚」乃指既激且揚，<sup>41</sup>而以此類推，則「終穌且鳴」即是既平和且悠長。根據過往研究，「終翰且揚」多見於春秋晚期，而春秋中期僅見於 2009 年湖北襄陽出土的登鐸，<sup>42</sup>如今本銘亦見「終穌且鳴」之辭，更進一步證明其流行可提前至春秋中期。

#### （十七）以言于其皇且（祖）南公，至于趙（桓）莊

此處言「皇祖南公」，田成方指出皇祖南公即前文接受周昭王誥命的那位曾侯。其亦提到從皇祖南公至曾公皦的父親趙叔，似不包含高祖伯适，但又說未必如此。<sup>43</sup>本文認為「皇祖南公」僅是對曾國始祖的壘統稱呼，其可包含始祖南公伯适，也可以指涉歷任承襲「南公」爵稱的曾國先祖們，不必然指涉個別的特定祖先。

#### （十八）以祈永命，豐（眉）壽無疆，永保用言

金文嘏辭有「永令」與「永命」兩種寫法，「永令」一詞分布於西周及春秋戰國時期，

<sup>37</sup> 黃錫全：〈「夫鉛」戈銘新考——兼論鑄器所用金屬原料之名稱〉，《古文字與古貨幣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頁190-202。

<sup>38</sup> 董珊：〈珍秦齋藏伯喪戈、矛考釋〉，《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6期（2006年12月），頁108-109。

<sup>39</sup> 謝明文：〈釋金文中的「塗」字〉，《商周文字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214。

<sup>40</sup> 清·王引之：《經傳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189。

<sup>41</sup> 徐中舒：〈鬲羌編鐘考釋〉，《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13-214。

<sup>42</sup> 黃庭頌：《鑄勒功名——春秋青銅禮器銘文的演變與特色》（臺北：萬卷樓，2018年），頁166。

<sup>43</sup> 田成方：〈曾公皦鐘銘初讀〉，頁116。

剔除同銘器後約 40 例；「永命」則有 9 例見於西周，2 例見於春秋器，多與眉壽、霽冬（終）連言，義即「長命」。根據筆者考察，所謂 2 例春秋器分別為春秋中期的齊侯罇（集成 271）「永命萬年」及春秋晚期的許公買簠（集成 4617）「永命無疆」，而本銘為第 3 例，且與「眉壽」連言，屬典型的韻詞套語。

### 三、曾公毖編鐘銘文寫作格式及性質研究

#### （一）曾公毖編鐘銘文寫作格式分析

曾公毖編鐘長達 227 字的銘文在春秋中期十分罕見，其結構內容亦相對特殊。全篇銘文可區分為三大結構，與春秋時期晉公墓（集成 10342）、秦公鐘、叔尸鐘頗為相似；內容部分則迥異於春秋時期宣揚自我功績的流行主題，反而更接近西周時期習見的追述祖先主題。直言之，曾公毖鐘銘文無論格式或性質，都為認識春秋中期金文特色與演變提供了重要線索，以下根據上段釋文進行討論。

曾公毖鐘銘文第一部分是以前器主「隹（唯）王五月吉日丁亥，曾公毖曰」開頭到「不（丕）顯其櫛（霽），甫（匍）匍辰（祇）敬」結束，內容以追述曾國高祖伯适的功績為主。此段雖是曾公毖所言，但主要是闡述曾國祖先輔佐周王室的歷史，特別頌揚伯适的行為恭敬謹慎，使曾國得到很多庇蔭。這類例子多見於西周中、晚期的「器主曰」開篇銘文，例如：癸鐘（集成 247）、虢叔旅鐘（集成 238-244）、師望鼎（集成 2812）等等，這些銘文第一段多以讚頌祖先或訴說家族榮光的內容開頭，除了藉此連結祖先與在世子孫的血脈及情感，也是表明器主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來自祖先家族的恩澤。值得注意的是，過往認為這類「器主曰」開篇銘文主題應在兩周之際至春秋中期發生轉變，即使少數銘文開頭提及祖先功績，且保留西周格式者，其重點仍不免轉向器主自身的政治表現。<sup>44</sup>然而此種轉向趨勢不僅沒有展現在曾公毖鐘之中，第一部份還很明顯地延續西周銘文以追述祖先為開頭的習慣。

銘文第二部分是以前一場冊命儀式為開頭，登場的人物是周天子及曾國皇祖。內容主要敘述曾國始封與經營南土的歷史，可與其他曾國銘文相互比勘，具有重要意義。事實上，春秋時期隨著政治型態的變化，周王室失去了對諸侯的控制能力，冊命銘文也隨之急遽衰

<sup>44</sup> 黃庭頌：〈從述祖到揚己——兩周「器主曰」開篇銘文研究〉，《清華中文學報》第 17 期（2017 年 6 月），頁 53-55。

落，綜觀春秋銘文，僅有叔尸鐘一器記載了齊侯冊命叔尸的過程，然曾公暉編鐘銘文卻明顯提起受周王冊命一事。

甬鐘 A 組銘文雖言「王客我于康宮，乎厥命」，但甬鐘 B 組寫作「乎命尹厥命」，推測完整銘文應為「王客我于康宮，乎命尹厥命」類似句法見西周中期永孟（集成 10322）「益公內即命于天子，公迺出厥命」以及西周晚期的伊簋（集成 4287）「王乎命尹封冊命伊」。由於「王客我于康宮」一句頗不符合金文語法，造成學者不同的釋讀意見，甚至認為這可能不是一場冊命儀式，而是訓誥內容。本文同意此句不合金文語法常例，但不認為本句過分跳脫或是訓誥場合，其仍是後代子孫追述家族歷史榮耀的記載。因為在西周冊命銘文中，本有連結祖先功績與作器者受冊命之慣例，如，西周中期彖或伯簋蓋（集成 4302）「繇自乃祖考有勳于周邦，右闢四方，□高天令，汝肇不象」、西周晚期詢簋（集成 4321）「丕顯文武受令，則乃祖奠周邦，今余令汝畜官」等，故此處應是作器者想強調先祖曾受周王冊命一事，強調自己所傳承的是歷代祖先辛苦經營的成果。

至於敘述語法不合的現象，本文認為此段雖以冊命儀式開頭，但形式又與西周冊命銘文不同。如馬承源曾將冊命銘文格式分為七個部分，包括：時間、地點、受冊命者、冊命辭、稱揚辭、作器與祝願辭，<sup>45</sup>而本銘只出現地點、受冊命者與策命辭，很明顯是後代子孫的追憶一個歷史事件，而非作器者接受冊命後的文書記錄，所以存在一定程度的改寫。換言之，「王客我于康宮」很有可能只是因為曾公暉距離冊命銘文流行的時代已遠，未能純熟掌握冊命銘文語言程式而產生的偶然失誤。

後文提及曾國歷史三件大事，即經營南土、征繁陽以及協助昭王南征。由於南陽盆地、淮河中上游及長江中游地區具有較好的自然環境與經濟、文化水平，因此西周王朝通過幾次大分封，將與其關係較為密切、融洽的古老邦國部署於此。<sup>46</sup>而曾國除代表周人控制此一地帶，也包含取得青銅資源及協助周王南巡之任務，如「涉政淮夷，至于繁湯」的軍事目的，即是見於曾伯隰簋（4632）的「金道錫行」。有意思的是，銘文特別提及「澈蔡南門，鎮應亳社」，而蔡、應二國雖屬周王的兄弟之國，卻由曾國協助庇護，顯示這個由南公伯适建立的古老邦國在春秋中期擁有相當雄厚的政治實力。

銘文第一部分不僅著重讚頌伯适的偉大，第二部分更持續訴說著曾國歷史，絲毫沒有提及自身在這段統治歷史裡扮演的腳色與位置，遑論刻意宣揚器主一己功績。此類敘述方式說明曾國貴族遲至春秋中期，仍可書寫並製作接近西周典範格式的銘文。若再參考銘文內容，不難發現無論是「隹（唯）王五月吉日丁亥」的記時方式，或特別強調伯适「左右

<sup>45</sup> 馬承源：《中國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361。

<sup>46</sup>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7。

文武」、皇祖「敝（蔽）蔡南門，所（鎮）應亳社」之偉大貢獻，都說明此時的曾國仍擁護周王室並以周文化為主要依歸。

本銘第三部分以「曰」開頭，敘述主語回到器主曾公毖，搭配金文習見的套語，訴說曾公毖個人的施政心態及作器原由。由上可知，本段第一句「烏虜！夔（憂）舍（余）乳（孺）小子」表示了作器者的憂慮之情。其後「余無謗（傍）受，隸（肆）余行辟（以）卹，卑（俾）辟（以）千休（世）」三句，雖是曾公毖談論己身的話語，但與春秋銘文習見的「揚己」內容頗不相同，其更強調的是，曾公毖如何在憂慮無依的環境下，依然謹言慎行，以繼續傳承曾國祖先遺留下來的庇蔭與功績。除此之外，後半部銘文較好理解，主要表達曾公毖為感謝來自上天與祖先的恩澤福惠，於是選擇吉金製作鐘罍，用來享孝祖先，以求眉壽無疆。第三部分整體敘述屬於很典型的「獻辭」<sup>47</sup>，也使用了金文常見的嘏辭。唯一較特別之處是以「曰」字開頭，除敘述口吻鮮明外，也將讀者從第二段的歷史追憶，拉回器主所處的當下時空，能清楚感受到曾公毖正以製作完成的嶄新樂器，祭祀曾國的先公先祖。

## （二）曾公毖編鐘銘文性質探究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曾公毖鐘銘文的寫作格式及詞彙不僅受到鮮明西周文化影響，亦使用春秋以後新興的詞彙及套語，形成新舊交雜的風格。若由此進一步探討銘文的性質，本文認為鐘銘並非如田成方所言「與已發現的周代長篇『宗彝』相比較，並無特致之處」，也不是一篇單純的祝禱銘文，<sup>48</sup>反而是書寫者有意的「擬古」之作。

本銘的「擬古」體現在敘述角度、詞彙運用與主題選擇等三方面：首先，從敘述角度來看，器主並非完全複製西周銘文習見的述祖方式，單純頌揚祖先的恩德或功績，而是運用春秋時人的觀點，追述曾國始封的重大事件，然後才將重點擺回器主本身。比起西周器主追述祖先是為了強調自己如何承其德業，本器對祖先之追述更有歷史書寫的味道。

其次從文例詞彙來看，書寫者化用古典的寫作格式、主題與詞彙，使銘文產生歷史之感，像是以「昔在」一詞作為器主敘述的開頭，在傳世文獻如《詩·商頌·長發》「昔在中葉」、《尚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逸周書·祭公》「昔在先王」等等都是為了鋪展歷史追述開頭，多為述古之言。又如「王客我于康宮，呼【命尹】厥命皇且（祖）」也很明顯刻意模仿西周冊命銘文的套語。由此推想，一位春秋中期的作器者在銘文中特別使用

<sup>47</sup> 「獻辭」之定義與說明，參見羅泰：〈西周銅器銘文的性質〉，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考古學研究（六）》（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346-348。

<sup>48</sup> 田成方：〈曾公毖鐘銘初讀〉，頁116。

「昔在」、「王客我于康宮」、「呼【命尹】厥命皇且（祖）」或是「永命」等西周用語，然其寫作風格又不符合西周冊命銘文規範，說明這並非單純承襲，顯然是有意的模仿。

其三，主題選擇部分則可以發現作者前兩部分銘文都在追述曾國光榮的歷史，第三部分的主題雖然回到器主曾公卣本身，也仍強調己身的無依無靠，行為謹慎，此種「小心翼翼」的心理，迥異於其他春秋時期強調宣揚己身功績的銘文。

有鑒於此，本文主張曾公卣鐘銘文存在擬古傾向，而其所擬之「古」正是西周銘文。雖然從銘文內容看來，器主為追溯以往歷史而有古典書寫之傾向，其創作意圖不難理解，但在眾多強調己身功績的春秋銘文中顯得特別鮮明。曾公卣選擇相對古老的「述祖」主題，其選擇的寫作格式與用詞皆不同於春秋時期較流行的形式，不僅使用了西周早期可見的詞彙，更記錄了曾國始封之祖的豐功偉業。儘管銘文部分用詞仍受當時潮流影響，形成「不新不舊」的混合之感，但這並不表示書寫者或作器者對於標準銘文寫作方式的陌生，反而更彰顯作器者努力模擬西周典範的企圖。

### （三）春秋時期述祖銘文的格式與演變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曾公卣鐘銘文由三部分組成，在曾公卣鐘銘文的寫作格式中，「曰」具有分段及辨識敘述口吻的重要功能，而多達三次的出現頻率，也讓銘文極具特色。然而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從格式及敘述的角度來看，曾公卣鐘銘文究竟是難以參照的孤例還是有其發展脈絡？本文依其寫作格式搜尋，並未發現類似型態銘文出現三次「曰」者，然以兩次「器主曰」區分述祖與述己主題的銘文則有春秋早期的晉公盞（集成 10342）及春秋中期的秦公鐘（集成 262-266）、秦公罇（集成 270）三器，以下以曾公卣鐘銘文寫作格式為對照進行分析及討論。

#### 1. 晉公盞與曾公卣鐘的比較

屬於春秋早期的晉公盞銘文雖頗有殘缺，但大致尚可通讀，其用途是晉公嫁女之器。為方便討論，茲錄全銘如下：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晉公曰：我皇祖唐公，雁（膺）受大令，左右武王，敬□百蠻，廣司四方，至于大廷，莫不事公。[王]命唐公，戍（成（定））宅京師，□□晉邦，我刺（烈）考□公□□□□疆（疆），武（？）□□□□□□，皦皦（赫赫）在上，□□□□□□台黉（業）□□□□□□晉邦。公曰：余雖（唯）今小子，敢帥井（型）先王，秉德黼黻（秩秩），珣（柔）變萬邦，諒諒（哀哀）莫不日顛（卑）

豐(恭), 余咸畜胤士, 乍(作)馮左右, 保臂(乂)王國, 荆粟(?暴?)霏(舒)復(迆), 丕嚴毓若否。作元女孟姬□□媵蓋四蓋, □□□□, 虔葬(恭)盟祀, 以畚(答)揚皇卿, 柔新(親)百黻(?)。雖今小子, 整臂(乂)爾家, 宗婦楚邦, 烏(於)卽萬年, 晉邦唯翰(翰), 永康寶。<sup>49</sup>

根據謝明文的區分，銘文共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從「佳王正月初吉丁亥，晉公曰」到「□□□□晉邦」，內容是作器者晉公追敘始封祖唐公及其烈考的功業。第二部分始於「公曰：余雌（唯）今小子」至「若否」結束，也是作器者述說自己的志向。第三部分則是作器者晉公對其女的告誡與祝福之辭。<sup>50</sup>由於曾公毖鐘的用途和晉公蓋不同，因此沒有第三部分的嫁女之辭，然前兩部分的寫作格式卻十分相近。

首先，兩者都是以「時間+器主曰」的方式為第一部分開頭，而且內容都是從始封之祖開始敘述。晉公敘述晉國始封之祖唐公如何「雁（膺）受大令，左右武王，敬□百蠻，廣司四方」，其內涵與曾公毖追述曾國始封之祖伯适「克速匹周之文武」、「左右有周」頗為相似。又如晉公言「王命唐公，定宅京師」，亦與曾公毖言皇祖受王命「建于南土，敝蔡南門，鎮應亳社，屏於漢東」基本同調，都是以先祖左右周王室及分封受土的功績為敘述主題。

其次，兩者均以第二個器主曰敘述自己的志向或行為，且都強調己身與祖業的連結，口吻較為謹慎謙虛。晉公以「余雌（唯）今小子」為第二部分的開頭，不僅強調自己「敢帥井（型）先王」、「諛諛（哀哀）莫不日賴（卑）鬻（恭）」，還要「余咸畜胤士，乍（作）馮左右」。相似的情懷也見於曾公毖鐘，銘文第二部分同樣以「曰：烏虐！夔（憂）舍（余）乳（孺）小子」開頭，但口吻卻是憂慮的，理由是「余無謗（傍）受」，曾公毖沒辦法像晉公那樣「咸畜胤士，乍（作）馮左右」，所以只能更加強調己身行為的謹慎，才能使曾國功業流傳後世，故云「隸（肆）余行辟（以）卹，卑（俾）辟（以）千侏（世）」。

由此可見，晉公蓋與曾公毖鐘銘文有部分相似之處。雖說晉公蓋的時代可能較曾公毖鐘早，然寫作格式之形成與變化向來遠比政治的更迭來得更慢，因此兩者有相似之處亦不難想見。唯一需加以注意的是，兩者一為晉器，一為曾器，而兩國文獻紀錄的往來並不甚多，故不能簡單地按時間先後論證彼此之間關係，只能推測在春秋早期至中期可能流行過這類寫作格式，而晉公與曾公均受此風尚影響，故有相似之處。

<sup>49</sup> 本篇銘文釋文有多種不同看法，本文採取謝明文所作釋文。詳見謝明文：〈晉公蓋銘文補釋〉，《商周金文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182-208。

<sup>50</sup> 謝明文：〈晉公蓋銘文補釋〉，頁184。

## 2. 秦公器與曾公卣鐘的比較

除晉公盞外，時代與曾公卣鐘更接近的秦公鐘與秦公罇也有相似的寫作格式，值得進一步關注。以下羅列兩篇秦國銘文，俾便討論：

秦公曰：我先且（祖）受天命，商（賞）宅受或（國），刺刺（烈烈）邵文公、靜公、憲公，不彖于上，邵合皇天，以就事（司）蠻方。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又心，盥（戾）穌胤士，咸畜左右，盥盥允義，翼受明德，以康奠協朕國，盥（羨）百蠻，具即其服，乍（作）阜（厥）穌鐘，靈音錙錙離離，以匡（宴）皇公，以受大福，屯（純）魯多釐，大壽萬年，秦公嬰（其）峻齡（令）才（在）立（位），雁（膺）受大命，眉壽無疆（疆），匍有四方，嬰（其）康寶。（秦公鐘，集成 262-266）

秦公曰：不（丕）顯朕皇且（祖）受天命，竈（肇）又（有）下國，十又二公，不彖才（在）上，嚴葬（恭）夤天命，保嬰阜（厥）秦，就事（司）蠻夏。曰：余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叡（睿）專明井（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龔（協）穌萬民，唬（虔）夙夕，刺刺（烈烈）赳赳，萬生（姓）是敕，咸畜百辟胤士，盥盥（謫謫）文武，鋹（鎮）靜不廷，顛（柔）燮百邦，于秦執事，乍（作）壺穌□，阜（厥）名曰卦（固）邦，其音錙錙離離孔煌，以邵嚳孝言，以受屯（純）魯多釐，眉壽無疆，峻毫才（在）立（位），高引又（有）慶，匍又（有）四方，永寶宜。（秦公罇，集成 270）

由於上述兩篇銘文皆為鐘銘，和曾公卣鐘的性質更加相近，而寫作格式則可分為「作器之因」與「作器之用」，「作器之因」又由兩段「曰」的格式組成，故共有三段，與曾公卣鐘銘文結構頗為相似，具可堪比較之處。

首先，秦公鐘、罇皆以「秦公曰」開頭，其後接續一段追述祖先功績的銘文。秦公鐘訴說秦國先祖受天命，得到周王賞宅分封，又讚頌烈烈邵公、靜公、憲公等歷代先君如何承配天命，才能管理週邊民族。<sup>51</sup>秦公罇除未點名歷代先君，而是直接稱「十又二公」外，其述祖內容與鐘銘大同小異。由此可見，秦公器雖然保留述祖銘文，但相較於曾公卣鐘銘使用兩段落的篇幅，細數曾國高祖、皇祖如何恭敬行事，左右有周，受周王冊命以用政南方，則較為攏統概括，充滿套語形式的味道。此差異可以明顯感受到，對秦國君主

<sup>51</sup> 謝明文：〈金文札記二則〉，《商周金文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122-126。

而言祖先庇蔭或功績或許仍需稱頌，但與作器者本身的關聯卻不如曾公毖來得密切。

其次，秦公鐘、罇第二部分分別以「公及王姬曰」與「曰」起始，自稱「余小子」，則強調自己將會虔敬祭祀或遵循祖先的德業，目的也是希望能受到祖先庇蔭而有福氣。此處的口吻與曾公毖鐘第三部分「曰」後的敘述方式極為相近，都是強調自己行為的謙恭敬謹，然稍有不同之處是秦公器花了更多篇幅描述己身功業。像秦公鐘即言「以康奠禋(協)朕國，鑿(羨)百蠻，具即其服」，強調自己治國內外咸服。而秦公罇使用的詞彙更為張揚，宣稱自己不僅能「禋(協)餼萬民，嘒(虔)夙夕，刺刺(烈烈)赳赳，萬生(姓)是救」，更能「咸畜百辟胤士，鑿鑿(藹藹)文武，錕(鎮)靜不廷，顛(柔)變百邦，于秦執事」，此種強烈宣告自己政治目標與遠大抱負的口吻，是曾公毖僅追求「文武之福，有成有慶」難以比擬的。

其三，關於「作器之用」部分，曾公毖鐘強調此鐘可以「既衷(淑)既平，冬(終)餼且鳴」，用途則是「以享于其皇祖南公，至于赳(桓)莊」及「以祈永命，黷(眉)壽無疆，永保用享」。秦公鐘的作器用途不僅是「以匱(宴)皇公，以受大福，屯(純)魯多釐，大壽萬年」的基本需求，更強調要讓秦公「峻齡(令)才(在)立(位)，雁(膺)受大命，眉壽無疆(疆)，匍有四方」。甚至在秦公罇可以發現享孝部分只剩「以邵零孝享」，其餘願望「以受屯(純)魯多釐，眉壽無疆，峻寔才(在)立(位)，高引又(有)慶，匍又(有)四方」等等，都是針對作器者本人願望的回應。相比之下，不難看出春秋時期製作青銅器用以享孝先祖的意圖漸趨薄弱，反而是作器者個人的祈求與照應更加鮮明。

綜上所論，曾公毖鐘銘文的時代或性質雖與秦公鐘、罇較為接近，然其敘述口吻或寫作格式更接近時代稍早的晉公盞。雖然從春秋銘文的宏觀視角來看，似不宜強硬區分春秋早、中期的風格差異，不過從這些長篇銘文彼此存在的互文性關係(intertextual relation)來看，春秋中期的曾公毖顯然選擇了一套更傳統的表達方式。若參照同時期的鞞加編鐘或稍晚的曾侯卣鐘，可以發現兩篇銘文的述祖部分都採用比較籠統概括的敘述模式，僅以「白(伯)舌(适)受命，帥禹之堵，有此南涯」及「伯适上適，左右文武。撻殷之命，撫定天下。王遣命南公，營宅濫土，君恣淮夷，臨有江夏」就追述完曾國歷史榮光。換言之，曾國銘文的寫作結構與敘述方式也有能夠反映春秋時代風尚者，相較之下，曾公毖鐘銘文用字遣詞、寫作格式或敘述口吻顯得格外古典，不僅彰顯作器者鮮明的擬古、復古意圖，也為春秋銘文的編寫帶來另一種不同的樣貌。

## 四、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本文對 2019 年出土的曾公卣鐘銘文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研究成果：

首先，本文在諸家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對部分銘文進行新的釋讀。包括對「呼【命尹】厥命皇且（祖），建于南土」重新斷句，對「所（鎮）應京社」、「余無謗（傍）受」、「隸（肆）余行辭（以）卹」、「𠄎（徹）我土疆」等銘文提出新的訓詁，也對如「小心有德」、「遙裏多福」、「有慶有成」、「終猷且鳴」、「永命」等銘辭的流行時期及情況做了細緻爬梳。通過相關研究，能對解讀曾公卣鐘銘文有更為深入細緻的認識。

其次，本文通過對曾公卣鐘銘文詞彙運用與主題選擇的分析，發現其刻意使用「昔在」、「王客我于康宮」、「呼【命尹】厥命皇且（祖）」或是「永命」等西周用語，同時主題選擇也以追述曾國光榮的歷史為主，第三部分雖回到器主曾公卣本身，但仍強調己身的無依無靠，行為謹慎，迥異於其他春秋時期銘文。有鑒於曾公卣鐘銘文寫作風格不符合西周冊命銘文規範，又有意沿用西周銘文套語，故本文主張曾公卣鐘銘文不是單純承襲，顯然是有意的模仿。此種擬古傾向使其選擇的寫作格式與用詞皆不同於春秋時期較流行的形式，然因銘文部分用詞仍受當時潮流影響，故而形成「不新不舊」的混合之感。

其三，本文將曾公卣鐘銘文放入春秋銘文的脈絡，將其與時代接近的晉公盞、秦公鐘及秦公罍較相比較，發現其敘述口吻或寫作格式卻更接近時代稍早的晉公盞，不同於時代更近的秦公器。不過本文也指出晉公盞與曾公卣鐘銘文雖有部分相似之處，但兩者一為晉器，一為曾器，而兩國文獻紀錄的往來並不甚多，不宜視為相互影響的關係，只能推測在春秋早期至中期可能出現過這類寫作格式。

最後，需要再將若曾公卣鐘銘文放入曾國銘文脈絡比較，參照同時期的卣加編鐘或稍晚的曾侯卣鐘，也可以發現兩篇銘文的寫作結構與敘述方式，反而更呼應當時春秋流行風尚，故曾公卣鐘銘文在用字遣詞、寫作格式或敘述口吻的古典傾向，除了印證作器者有意的擬古意圖，更讓研究者對於銘文編寫意圖及表現方式帶來新的思考。

## 徵引文獻

### 古籍

- 清·王引之 WANG, YIN-ZHI:《經傳釋詞》*Jing Zhuan Shi C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4 年)。
- 清·王先謙 WANG, XIAN-QIAN:《詩三家義集疏》*Shi San Jia Yi Ji S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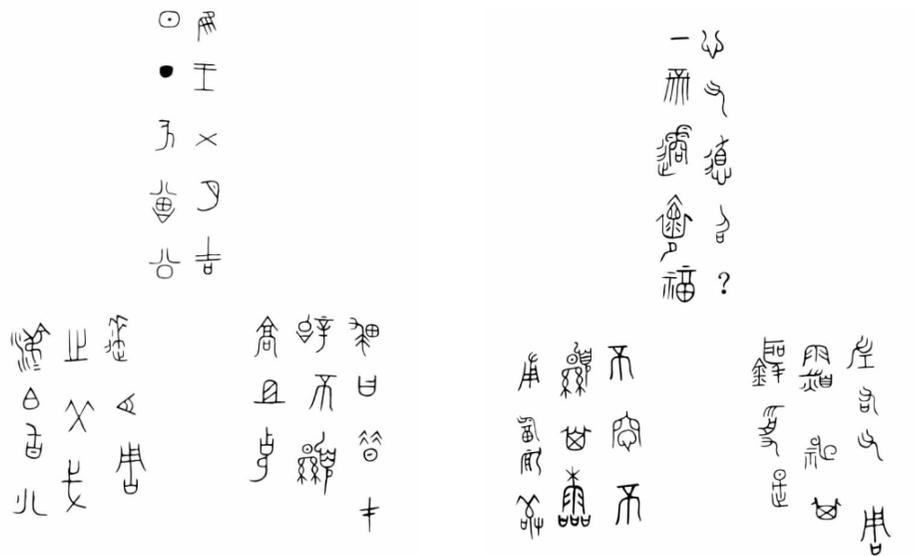
### 近人論著

- 方稚松 FANG ZHI-SONG:〈釋甲骨文中的「互」及相關問題〉“On the Meaning of hu (互)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Related Issues”,《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91 本第 1 分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91:1 (2020 年 3 月), 頁 1-31。
- 田成方 TIAN, CHENG-FANG:〈曾公球鐘銘初讀〉“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Inscriptions on Bronze Chime Bell of Zeng Gong Qiu (Duke Qiu of the Zeng State)”,《江漢考古》*Jianghan Archaeology* 第 169 期 (2020 年 8 月), 頁 114-120。
- 石帥帥 SHI, SHUAI-SHUAI:《毛公鼎銘文集釋》*The variorum of Mao Gong Ding* (長春 Changchun: 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Master Thesis, Ji Lin University, 2016 年)。
- 朱繼平 ZHU, JI-PING:《從淮夷族群到編戶齊民》*Cong Huai Yi Zu Qun Dao Bian Hu Qi Min* (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年)。
- 朱鳳瀚 ZHU, FENG-HAN:〈棗樹林曾侯編鐘與葉家山曾侯墓〉“Chime of Bells of Duke Qiu at Zaoshulin Cemetery and Tomb of Marquis of the Zeng State at Yejiashan”,《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2020 年第 11 期 (2020 年 11 月), 頁 7-20。
- 李學勤主編 LI, XUE-QING:《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The Warring States Bamboo Manuscript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Vol. 1)* (上海 Shanghai: 中西書局 Zhong Xi Shu Ju, 2010 年)。
- 武振玉 WU, ZHEN-YU:《兩周金文虛詞研究》*Liang Zhou Jin Wen Xu Ci Yan Jiu* (北京 Beijing: 線裝書局 Thread-Binding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0 年)。
- 徐中舒 XU, ZHONG-SHU:〈屬羌編鐘考釋〉“Biao Qiang Bian Zhong Kao Shi”,《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Xu Zhong Shu Li Shi Lun Wen Xuan 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8 年), 頁 205-224。
- 徐少華 XU, SHAO-HUA:《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Zhou Dai Nan Tu Li Shi Di Li Yu Wen Hua* (武漢 Wuhan: 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年)。

- 郭長江 GUO, CHANG-JIANG、凡國棟 FAN, GUO-DONG、陳虎 CHEN, HU、李曉楊 LI, XIAO-YANG：〈曾公卣編鐘銘文初步釋讀〉“Nterpreting Inscriptions on Chime Bells Unearthed from Tomb of the Duke Qiu of the Zeng State”，《江漢考古》*Jianghan Archaeology* 第 166 期（2020 年 1 月），頁 14-22。
- 馬承源 MA, CHENG-YUAN：《中國青銅器》*Zhong Guo Qing Tong Q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4 年）。
- 陳斯鵬 CHEN, SI-PENG：〈曾公卣編鐘銘文考釋〉“An Interpretation of bell-set inscriptions from Duke Qiu of Zeng”，《中國文字》*Zhong Guo Wen Zi* 2020 年夏季號總第 3 期（2020 年 6 月），頁 285-292。
- 陳劍 CHEN, JIAN：〈說慎〉“Shuo Shen”，《甲骨金文考釋論集》*Jia Gu Jin Wen Kao Shi Lun Ji*（北京 Beijing：線裝書局 Thread-Binding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7 年），頁 39-53。
- 陳劍 CHEN, JIAN：〈據郭店楚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Ju Guo Dian Chu Jian Shi Du Xi Zhou Jin Wen Yi Li”，《甲骨金文考釋論集》*Jia Gu Jin Wen Kao Shi Lun Ji*（北京 Beijing：線裝書局 Thread-Binding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7 年），頁 21-38。
- 陳劍 CHEN, JIAN：〈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Tan Tan Shang Bo (Wu) De Zhu Jian Fen Pian Pin He Yu Bian Lian Wen Ti”，《戰國竹書論集》*Zhan Guo Zhu Shu Lun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3 年），頁 168-182。
- 黃庭頤 HUANG, TING-CHI：〈從述祖到揚己——兩周「器主曰」開篇銘文研究〉“A Study of Pre-Qin Bronze Inscriptions Beginning with “Qizhu yue””，《清華中文學報》*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第 17 期（2017 年 6 月），頁 33-71。
- 黃庭頤 HUANG, TING-CHI：《鑄勒功名——春秋青銅禮器銘文的演變與特色》*Zhu Le Gong Ming——Chun Qiu Qing Tong Li Qi Ming Wen De Yan Bian Yu Te Se*（臺北 Taipei：萬卷樓 Wan Juan Lou Books Company，2018 年）。
- 黃錫全 HUANG, XI-QUAN：〈「夫鋸」戈銘新考——兼論鑄器所用金屬原料之名稱〉“Fu Lv Ge Ming Xin Kao——Jian Lun Zhu Qi Suo Yong Jin Shu Yuan Liao Zhi Ming Cheng”，《古文字與古貨幣文集》*Gu Wen Zi Yu Gu Huo Bi Wen Ji*（北京 Beijing：文物出版社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2009 年），頁 190-202。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隨州市博物館 SUI ZHOU MUSEUM、曾都區考古隊 ZENG DU QU KAO GU DUI：〈湖北隨州市棗樹林春秋貴族墓地〉“The High-ranking Spring and Autumn Cemetery of the Zeng State at Zaoshulin, Suizhou City, Hubei”，《考古》*Kao Gu* 2020 年第 7 期（2020 年 7 月），頁 75-89。
- 董珊 DONG, SHAN：〈珍秦齋藏伯喪戈、矛考釋〉“A Study of the Qin Sang Ge (dagger-axes) and Mao (Spears) in the Collection of Zhenqin Studio”，《故宮博物院院刊》*Palace Museum Journal* 2006 年第 6 期（2006 年 12 月），頁 105-116。

- 裘錫圭 QIU, XI-GUI :〈戎生編鐘銘文考釋〉“Rong Sheng Bian Zhong Ming Wen Kao Shi”,《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Qiu Xi Gui Xue Shu Wen Ji: Jin Wen Ji Qi Ta Gu Wen Zi Juan*(上海 Shanghai :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年), 頁 102-121。
- 裘錫圭 QIU, XI-GUI :〈甗公盨銘文考釋〉“Bing Gong Xu Ming Wen Kao Shi”,《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古文字卷》*Qiu Xi Gui Xue Shu Wen Ji: Jin Wen Ji Qi Ta Gu Wen Zi Juan*(上海 Shanghai :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年), 頁 146-166。
- 蔣文 JIANG, WEN :〈說曾公球編鐘銘文的「駿聲有聞」〉“Shuo Zeng Gong Qiu Bian Zhong Ming Wen De Jun Sheng You Wen”,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fudan Daxue Chutu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zhongxin Wangzhan (2020 年 5 月 2 日發佈)。網址 :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559> (最後瀏覽日期 : 2020.10.17)。
- 隨州市博物館 SUI ZHOU MUSEUM、曾都區考古隊 ZENG DU QU KAO GU DUI :〈湖北隨州棗樹林墓地 2019 年發掘收穫〉“Hu Bei Sui Zhou Zao Shu Lin Mu Di 2019 Nian Fa Jue Shou Huo”,《江漢考古》*Jianghan Archaeology* 第 162 期 (2019 年 3 月), 頁 3-9。
- 謝明文 XIE, MING-WEN :〈晉公盞銘文補釋〉“Zeng Gong Dian Ming Wen Bu Shi”,《商周金文論集》*Shang Zhou Jin Wen Lun Ji*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7 年), 頁 182-208。
- 謝明文 XIE, MING-WEN :〈金文札記二則〉“Jin Wen Zha Ji Er Ze”,《商周金文論集》*Shang Zhou Jin Wen Lun Ji*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7 年), 頁 122-129。
- 謝明文 XIE, MING-WEN :〈釋金文中的「盞」字〉“Shi Jin Wen Zhong De “Wo” Zi”,《商周文字論集》*Shang Zhou Wen Zi Lun Ji*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7 年), 頁 209-216。
- 簡帛網網站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 「曾公『田+求』編鐘初讀」Zeng Gong Qiu Bian Zhong Chu Du (2020 年 4 月 29 日) 網址 :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4> (最後瀏覽日期 : 2020.10.17)。
- 羅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西周銅器銘文的性質〉“Xi Zhou Tong Qi Ming Wen De Xing Zhi”, 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編 :《考古學研究 (六)》*Kao Gu Xue Yan Jiu (Sixth)* (北京 Beijing : 科學出版社 Khoa Hoc Publishing House, 2006 年), 頁 343-373。
- 顧頡剛 GU, JIE-GANG、劉起鈞 LIU, QI-YU :《尚書校釋譯論》*Shang Shu Jiao Shi Yi Lun*(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20 年)。

附件一：曾公毖編鐘銘文摹本



摹本一 甬钟 M190:245 铭文

摹本二 甬钟 M190:232 铭文



摹本三 甬钟 M190:244 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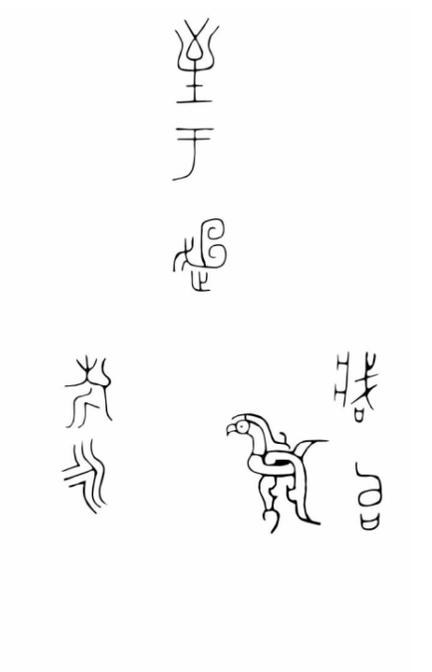
摹本四 甬钟 M190:236 铭文



摹本五 甬鐘 M190:233 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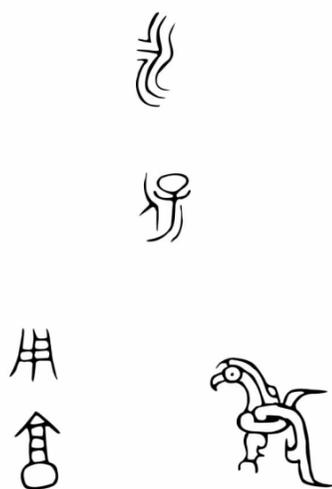
摹本六 甬鐘 M190:239 銘文



摹本七 甬鐘 M190:234 銘文



摹本八 甬鐘 M190:242 銘文



摹本九 甬钟 M190:241 铭文

說明：本摹本引自郭長江、凡國棟、陳虎、李曉楊：〈曾公暲編鐘銘文初步釋讀〉，《江漢考古》第 166 期（2020 年 1 月），頁 14-22。

# Research on Zeng Gongqiu Zhong's Inscription and Text Structure

HUANG, TING-CHI

( Received October 12, 2020 ; Accepted April 30, 2021 )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inscription and text structure of Zeng Gongqiu's(曾公𨾏) bronze bell,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interpretations of the inscrip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including the "Hu [Ming Yin] Jue Ming Huang Ji, built in the southern soil", "Chen Ying Jing She", "Yu Wu Xian Accept", "Li "Yu Xing", "Through My Territory", and also have inscriptions on "Be careful and virtuous", "You are more blessed", "Celebrate and be successful", "End harmony and Ming", "Eternal life" and other inscriptions popularity and development are explained. Second, analyze the vocabulary usage and themes of the inscriptions, and notice that the inscriptions deliberately use "Xi Zai(昔在)", "Wang Ke Wo Yu Kang Gong(王客我于康宮)", "Call [Ming Yin] Jue Ming Huang Qi (呼【命尹】厥命皇祖)" or "Yong Ming(永命)" etc. The term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inscription uses a lot of space to describe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Zeng Guo, which shows that it is not an inheritance of the previous tradition, but a deliberate imitation. Third, the inscriptions of Jin Gong 盨(晉公盨), Qin Gong Zhong(秦公鐘)and Qin Gong 罇(秦公罇), which are close to the times, found that the narrative tone or writing format of the inscriptions is very similar to that of Jin Gong 盨(晉公盨). It is possible that this text form has appeared in the early to mid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Finally, compare the Mijia(嬭加) bronze bell from

the same period and the later Zenghou yu(曾侯卣) bronze bell, and find that the other two inscriptions are more like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the wording, writing format, or narration of Zeng Gongqiu's(曾公卣) inscriptions are relatively classical. In addition to proving that the author wants to learn classical, it also brings new thinking to the writing and expressio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Inscriptions.

Keywords: Zeng Gongqiu, inscriptions, bronze, text form, writing format